



# 伊拉克大选： 政治重建中的重要一步



■ 本报特约记者 黄培昭

布什总统等美国政要虽然表示欢迎伊拉克选举的结果，但语气中多透着苦涩与无奈。阿拉伯媒体认为，伊拉克什叶派联盟获得伊拉克过渡议会多数席位，并将在未来的伊政坛中占据主导地位，完全背离了美国要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亲美世俗化政权”的初衷，使美想在中东地区树立一个“民主样板”的愿望变得渺茫，甚至会最终化为泡影。

## 民心思和 人心思定

2月17日，伊拉克选举委员会公布了1月30日举行的大选最终结果，同时宣布了过渡国民议会的议席分配方案。由什叶派穆斯林宗教领袖西斯塔尼支持的“伊拉克团结联盟”获得48%的选票，在275个议席的过渡议会中拥有140席；库尔德政党联盟获得26%的选票，拥有75个议席；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领导的“伊拉克民族和谐运动”获得14%的选票，在

议会中拥有40席；临时政府总统亚瓦尔领导的政党获得5席；其余15个席位由另外8个政党及联盟分得。

这次伊拉克选举是伊拉克历史上第一次采取单一选区比例代表制方式进行的直选。200多个党派和9个政治联盟的近8000名候选人，角逐过渡议会的275个席位。参选的党派和政治联盟主要有：临时总理阿拉维所在的“伊拉克民族和谐组织”与其他党派成员组成的竞选

联盟；“伊拉克团结联盟”，包括什叶派政党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和伊拉克达瓦党，逊尼派的“伊拉克部落爱国阵线”以及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等。

大选是依照联合国安理会2004年6月8日通过的1546号决议进行的，因此选举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不应受到质疑。同时，根据去年3月通过的伊拉克临时宪法规定，拟选出的过渡议会将在今年8月15日之前制定永久宪法，10月

15日前将该宪法进行公决,如果通过,伊拉克可依此在今年年底之前选举出正式的议会和政府。所以说,这次选举是伊拉克人政治重建和未来新生活不可逾越的一步,选举虽然不是对领导人和政府的直接选举,但选举结果将与今后的伊政府和领导人组成有着直接的关系。

伊拉克选民更多地从自己对国家当家作主的切身利益出发,认为投票选举是堵住美军继续占领伊拉克的口实、促使他们尽快撤离的合法途径,这是许多伊拉克人踊跃投票的原因之一。另外,伊拉克多年来战争不断,饱受战火的蹂躏,人们渴望过上安定的生活,而选举他们认可的议会和未来的政府,正是民心思和、人心思定的表现。可以说,较高的参选率,反映出伊拉克人民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也说明他们对国家政治安排重组的认可和期待。并不是对美国占领伊拉克的认可,更不是对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肯定。

## 国际社会 高度重视

由于此次大选直接关系到伊拉克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将对伊拉克的周边邻国产生种种影响,关乎地区形势的走向和地区格局的演化等,因此选举本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美国对大选出钱、出力,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全体伊拉克人民积极投票,强调大选是为伊拉克人民提供了一个摒弃暴力、明确未来以及成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的机会。

虽然一些国家抱有不同的看

法,尤其对美军占领下选举的公正与合理性颇多质疑,但国际社会的主流是支持伊拉克大选和政治重建进程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大选结果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伊拉克人民的重大事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欧洲国家领导人也对伊拉克人的勇敢和选举结果表示赞赏和肯定。阿盟秘书长穆萨发表声明,称伊拉克大选对伊发展与重建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恢复伊拉克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应有的地位,并使美撤军成为可能。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还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伊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对选举成功举行表示祝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强调,大选是实现伊拉克安全与稳定、建设一个民主的新国家的现实之路。此外,中东媒体对大选也多有积极的评价,但也有人表示出担忧、疑虑和观望。

## 权力重组 引人瞩目

伊拉克是一个宗教和部落派别林立的国家,政坛的三大主体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之间,由于政经利益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眼下,围绕着下一步的权力重组,伊拉克各派间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

首先,获胜的什叶派扬眉吐气,要当仁不让地“干一番大事业”。根据要求,过渡国民议会的决议须获2/3以上议员认可才能通过,为此,伊拉克团结联盟正在积极与各派谈判,巩固到手的成果,改变几十年来什叶派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却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局面,真正主导伊拉克日后的政治进程。最具实权的

总理人选非伊拉克团结联盟莫属。

但什叶派内部也有矛盾,不同的候选人都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治国理念,譬如“伊拉克团结联盟”具有较强的伊斯兰教色彩,呼吁“尽快结束美军占领”,建立一个“主权、统一和伊斯兰教的”国家;而“伊拉克民族和谐党”则希望美军继续留守伊拉克,帮助维持国内治安,强调建立一个世俗性的国家政权。在“伊拉克团结联盟”中,“达瓦党”倾向于建立一个由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神权政体;“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则推崇联邦制和多党化民主制。

其次,库尔德人向什叶派争权。这次选举的热情和积极性非常高,投票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份都来自库尔德地区,库尔德人在过渡国民议会中的得票,甚至超过了库尔德人在伊拉克总人口中的比例。因此,库尔德人以此为资本,向什叶派索权,如要求总统在他们当中产生,并有意将其聚居的北部地区组成一个库尔德自治区,将富含石油资源的基尔库克纳入他们的地盘等。这一设想遭到什叶派精神领袖西斯塔尼的反对。但库尔德人并不善罢甘休,甚至扬言如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宣布独立。对此,什叶派已松动部分立场,库尔德人也流露出与什叶派“联袂”执政之意,但表示反对建立一个“神权治国的伊拉克”,而“要求政教分离”。

逊尼派则想方设法扭转“政治弃儿”的被动处境。在这次选举中,逊尼派表现被动,他们聚居区的投票率最低,西北部安巴尔省的投票率仅为2%,在选举中的影响微乎

其微。不少逊尼派人士认为,选举是美国剥夺他们一直享有的实权的“阴谋”和“工具”,因而从一开始就抵制大选,如有影响的逊尼派“穆斯林长老会”就联合60多个组织和团体拒绝参选。但是不参选损失更大,等于将利益向什叶派“拱手相让”,失去既得的好处。事后,逊尼派内部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采取措施加以弥补,正在以积极的姿态要求参与修宪活动,以跻身伊拉克选举后的政治进程,从而将自己被“政治边缘化”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

阿拉伯舆论认为,大选后,伊拉克的政权格局很可能将是“黎巴嫩”模式,即以不同的教派、种族和势力来勾勒权力,分摊职位。具体说,伊拉克什叶派联盟很可能会得到总理的位置,库尔德人的政党将得到总统一职,而一位逊尼派穆斯林可能出任两个副总统之一。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复杂而激烈的讨价还价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更不会一步到位,中间甚至会出现变数。三派之间围绕如何成立政府和分配权力,将有激烈的较量和争夺。

### 选举结果 南辕北辙

鉴于今年以来严峻的安全形势,伊拉克本国对能否如期进行大选心中没底,国防部长沙兰甚至公开说要推迟选举,而选举最后如期举行,是美国一再坚持的结果。美国对大选的期望值并不高,只要举行了,本身就是胜利,表明它没有屈服于眼下自杀爆炸不断的治安形势和屡剿而不灭的伊境内武装势力。然而,伊拉克大选是如期进行了,而选举的结果和美国原先的期望却南辕北辙。

众所周知,布什政府执意发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旨在通过军事武力改变令美国不满的伊拉克政府,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

河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亲美的世俗化政权,借以对其宿敌伊朗形成牵制,并将它作为一个民主和自由国家的样板在阿拉伯国家加以推广。结果证明,美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伊朗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其中什叶派占91%,它与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有着根深蒂固、千丝万缕的联系。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国内的许多什叶派党派总部就设在德黑兰,并对宗教领袖霍梅尼尊崇备至。在伊朗什叶派穆斯林中说一不二的西斯塔尼本人就是伊朗人,他在大选前,还赴伊朗开展活动,与伊朗协调立场,寻求伊朗的支持和帮助;哈基姆领导的“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大本营原来也在伊朗,并得到伊朗的大力资助;什叶派竭力提名的总理候选人贾法里也在伊朗流亡几十年,从伊朗得到不少帮助。可以说,无论是在政治影响上、经济支持上,还是宗教亲和力和文化同宗感上,伊拉克与伊朗都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在选举以及未来的政权构建中,双方经常相互“沟通”。

由于伊拉克主要的什叶派政党都与伊朗关系密切,由什叶派主政的伊拉克未来政府,将难以摆脱来自伊朗的影响。而这,恰恰又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总的看,伊拉克大选不但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大事,大选后的稳定与否更关乎各方利益,因此,人们有理由希望伊拉克局势不要再乱下去,希望伊拉克早日融入国际社会,早日完成政权重组,并在不轻松的战后重建中尽早结出硕果。

